

## 木蘭辭中的暗示：從考古成果和北朝文學的角度窺探鮮卑在漢化運動前是中國第一個擁有職業女兵的民族的可能性

黃正彥  
中五學生  
喇沙書院

在上古中國（傳疑時代—221BC），當時只有士階層的男性才能從軍，百姓們想當兵是接近沒可能的，何況是女性？後來受到漢代（202BC—AD220）獨尊儒術的重男輕女影響，女性從軍更為天荒夜談，但是這個『史實』其實可能是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響和渲染而創作的謊言，所以古代中國『沒有女性職業參軍』的這個『史實』很有可能是錯誤的。

### 從《木蘭辭》入手：花木蘭身份之謎

自從漢代以後，獨尊儒術，社會風氣就一直受到重男輕女的影響。<sup>1</sup> 綜觀北朝（439—581）<sup>2</sup> 的《樂府詩集·木蘭辭》（以下簡稱《木蘭辭》）全文，其實從來沒有提到樂府詩中的女主角『木蘭』是姓『花』的，『花』可能只是為了凸顯木蘭是一位女性而加上去的。而『穆』與『木』根據《廣韻》兩者的讀法皆為『明母、魚模韻、入聲作去聲、木小韻』<sup>3</sup>，二字相通，而『穆』有可能是來自鮮卑姓『邱穆靈』的漢化結果。

<sup>1</sup> 董仲舒於年開始推行獨尊儒術，提及三綱五常去束縛女性，「夫為妻綱」，可見婚姻中丈夫領導妻子，因此證明男性地位高於女性。

<sup>2</sup> 北朝於北魏滅北涼（439年）開始，到隋朝統一全國（589年），因此北朝是從439年開始到589年完結。

<sup>3</sup> 《廣韻》原文：『明母、魚模韻、入聲作去聲、木小韻』

而且《木蘭辭》中出現了『可汗』一詞，可汗為汗國的統治者，這個稱呼最早是遊牧部落中，對首領的尊稱，類似漢人所說的天子，或是皇帝。可汗最早的記錄出現於三世紀，為鮮卑部落官稱，據《宋書》記載乙那縷（？-？）與慕容吐谷渾（246年-317年）（一位吐谷渾鮮卑族）對話，出現『可寒』<sup>4</sup>一詞，即『可汗』之另一音譯，而且北魏道武帝時期（拓拔珪，371年-409年，386年-409年在位）的嘎仙洞石壁祝文上也有『皇祖先可寒』的字樣，可見鮮卑人的領袖本身就叫可汗。逐家逐戶點兵明顯符合鮮卑「宗主督護制」。<sup>5</sup>可見「花木蘭」是一位北魏（386-535）時期的鮮卑女戰士。

### 以《木蘭辭》入手：誰與木蘭交戰？又有何重要？

《木蘭辭》中提到花木蘭是前往『燕山』（位於今蒙古國）和『黑山』（位於今呼和浩特）與『胡人』交戰的，由於鮮卑族已經漢化，所以胡人指的可能是北方六鎮的『鮮卑化鮮卑族』、柔然（330-555）、敕勒（91-六世紀中葉）或者契丹（405-1218）。<sup>6</sup>花木蘭從軍的時長十二年，而六鎮之亂只持續了六年（524-530），加上六鎮不在兩座山的附近，可見花木蘭的戰爭不是六鎮之亂。而契丹當時氣候未成，又由於軍事實力較弱而遭敕勒欺負，更不可能與富庶強大的北魏開戰，而且契丹世居遼寧而非內蒙古地區，所以也不是契丹。敕勒與北魏關係良好，沒有交戰紀錄，而且兩方文化交流頻繁，有鮮卑語填詞的《樂府詩集·敕勒歌》等的傳世之作，故不可能是敕勒。而柔然與鮮卑關係惡劣，鮮卑人更稱柔然為『蠕蠕』，與漢人稱呼周邊民族為『蠻夷』，而不視之為人有同工異曲

---

<sup>4</sup> 《宋書》曰：樓喜拜（?-?）曰：『處可寒。』虜（即吐谷渾）言『處可寒』，宋言爾官家也。樓喜拜稱吐谷渾為『可寒』。

<sup>5</sup> 宗主督護制為鮮卑的戶籍制度

<sup>6</sup> 405年為契丹首次被歷史所記載，記載於《魏書·契丹傳》中，1218年則為最後一個契丹政權，西遼滅亡的年份，因此用作契丹之終結。

之妙，柔然也是當時蒙古高原的霸主，『黑山』和『燕山』的位置也符合北魏和柔然的邊界處，在此作戰也十分合理，而且內地學者周建奇則認為『柔然』可能與燕然山有關。根據他的理論，在蒙古語中，杭愛山為『Khangai Nuruu』。由於兩者發音相近，因此周教授認為其中的『Nuruu』其對音就是柔然。而且《木蘭辭》的出現與柔然崛起南侵以及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政策基本時間上吻合（約為公元五世紀中晚期，440A.D.～490A.D.左右），再加上北魏曾十三次與柔然作戰，時間也長約十至十二年，符合『壯士十年歸』和『同行十二年』的記載，可見與『花木蘭』對戰的軍隊是柔然。

### 與柔然作戰，代表什麼？

在木蘭出征前，領袖稱可汗，而回來後則改稱天子，天子之概念乃漢人創之，而且作者無需要將『可汗』改稱『天子』。可見木蘭回國後北魏已經經歷了『漢化運動』，而漢人文化中，女性多扮演『主內』的角色。<sup>7</sup> 因此『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彊。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尚書郎，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的記載可能只是美化木蘭歸來後女性部隊被撤後，連一官半職都求不到的真相而虛構的。因此木蘭退隱的真相極有可能是因為北魏朝廷受到漢文化影響，所以導致鮮卑的女兵軍人被裁掉了。

### 從《木蘭辭》入手：北魏有女兵的證據

《木蘭辭》道：『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這裡兔可以引申為軍人，而『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則指男性軍人和女性軍人實力相約不分上下，當男兵女兵一起衝向敵方的時候，敵人根本從實力上無法區分鮮卑排出的是男還是女兵。而《木蘭辭》中的確有記載同袍無法分出木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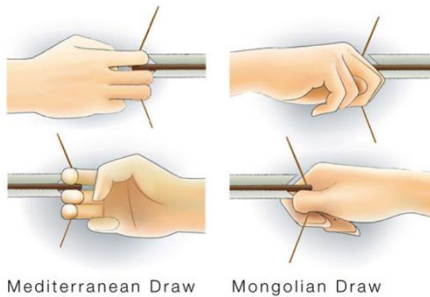
<sup>7</sup> 見註 1。

是男是女，可能只是因為木蘭的外貌上比較接近男人所致的，而非女兵是什麼稀奇的事所以令同袍無法分清其性別。而女兵團在漢化運動後已經被裁掉，女性已經沒有公職可以擔任，因此木蘭恢復女兒身，才被同袍發現是女性。因此，北魏存在女兵的可能性十分大。

### 從最新的鮮卑考古成果入手

美國和外蒙古學者於 2020 年在外蒙古的遺址中發掘一處鮮卑家族墓地。學者們在當地發現 29 副遺骨，有 16 位男性，10 位女性，和 3 人性別不明。當中發現了兩名鮮卑女戰士的遺骨，一名 50 多歲，一名 20 多歲。按照兩人外拇指勞損程度而言（鮮卑人採用「蒙古式射箭法」，圖一有解說），她們的騎射技可達古代職業軍人水準。因此可證明在鮮卑族部落，男女都善長騎馬與射箭，

顯然當時男女都要一起從軍，顯示鮮卑女兵存在的可能性十分大。



圖一：從圖中能看出蒙古射箭法（右）對拇指的用力非常講究，容易造成勞損，和考古結果類似。

而且其他遊牧民族社會如斯基泰人和匈奴人也有十分尊重女性，而非像漢人般歧視女性，所以鮮卑族受其影響有女兵也不足為奇。

### 結語

綜上所述，木蘭辭一文並不簡單，可以有多種不同方向的詮釋。本文僅指出其中一種。希望未來香港的學者和學生也可以對北方

塞外民族史和婦女史等題材作出更深入的研究，並使得這方面的歷史更廣為人知。最後，承蒙恩師麥宇翰博士及母校唐煥星校長厚愛和指導，才得以完成拙作。在此謹祝校長退休生活愉快，師父研究工作更上一層樓。

## 參考資料

1. 佚名：《樂府詩集·木蘭辭》（此乃電子版，引用自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網站：<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c/chi-edu/resources/secondary-edu/lang/reciting-mp3.html>）
2. 陳彭年等：《廣韻》（此乃電子版，引用自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站：<https://ctext.org/zh>，不設頁數）
3. 沈約：《宋書》列傳第五十六〈鮮卑吐谷渾〉（此乃電子版，引用自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站：<https://ctext.org/zh>，不設頁數）
4. 周建奇：〈柔然族名試釋〉，《內蒙古大學學報》1987年第一期（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87年）
5. Grousset, René “L’ Empire des Steppes” (Beijing : China Zhigong Press, 2019) P.63.
6. Katherine J. Wu, “Researchers Uncover New Evidence That Warrior Women Inspired Legend of Mulan”. Smithsonian Magazine (April 2020)（原本為出版雜誌，但只於歐美發行，香港沒有，唯有用電子版）From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smart-news/researchers-uncover-new-evidence-warriorwomen-inspired-legend-mulan-180974774/> retrieved on 31-5-2022
7. Rain Noe.2014.Mediterranean Draw and Mongolian Draw. A Brief History of Unusual Objects Designed to Kill People from Far Away, Part 1b: Mongolian Thumb Rings. retrieved on 06/06/2022.<https://www.core77.com/posts/27215/a-brief-history-of-unusualobjects-designed-to-kill-people-from-far-away-part-1b-mongolian-thumb-rings-27215>